

那些文艺女青年/**颜歌**

除非杜拉斯/**沙然**

鸳鸯/**陆茵茵**

纳博科夫那股劲儿/**Drunkdoggy**

中国当代小说家人物榜/**鬼谷子**

颜歌
主编



NOVA!

小说迷的白日梦

I have tried to share not the emotions of the people
but the emotions of its author -- the joys and difficulties of creation.
Vladimir Nabokov

are not the emotions of the people
the joys and difficulties of creation.
Vladimir Nabokov

I have tried to share
but the emotions of its author -- the



顏 歌

主編

四川出版集團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NOVA!: 小说迷的白日梦/颜歌主编.—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5409-4309-7

I.N… II.颜… III.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46182号

NOVA!
小说迷的白日梦
XIAOSHUOMIDEBAIRIMENG

颜歌 主编

选题策划: 安洪民 邹景阳

责任编辑: 战琦 黄玮

设计制作: 禹田文化

责任校对: 倪雨婷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 编: 610031

电 话: (028) 87734290 [编辑部]

(028) 87734185 [成都发行部]

(010) 88356858 [北京发行部]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mm × 235mm

印 张: 11

字 数: 250千

版 次: 2009年9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9-4309-7

定 价: 20.00元

稿件授权声明

凡向《Nova!》投稿获得刊出的稿件, 均视为稿件作者自愿同意下述“稿件授权声明”之全部内容:

1. 文责自负: 作者保证拥有该作品的完全著作权(版权), 该作品没有侵犯他人权益;
2. 全权许可: 《Nova!》书系有权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纸媒体、网络、光盘等介质)编辑、修改、出版和使用该作品, 而无须另行征得作者同意, 亦无须另行支付稿酬;
3. 独家使用权: 未经过北京禹田翰风图书有限责任公司书面同意,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纸媒体、网络、光盘等介质转载、张贴、结集、出版)使用该作品, 著作权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版权声明

1. 《Nova!》书系所登的所有内容(转载部分除外), 未经北京禹田翰风图书有限责任公司书面同意,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纸媒体、网络、光盘等介质转载、张贴、结集、出版)使用该作品, 著作权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2. 凡《Nova!》转载的作品未能联系到原作者的, 敬请作者见书后及时与我们联系, 以便寄奉样书和支付稿酬。

Nova! 小说迷的白日梦

目录

卷首语 Editor's letter

Over their dead bodies/颜歌 4

颜歌作品 Column

那些文艺女青年 8

专题 Topic 小说迷的白日梦

小说迷的白日梦/Nova编辑部 22

如果在香港,一个文青/陈子谦 25

从沉溺到热情/梁伟洛 28

为情调而生/魏如蓝 33

INNER SHINE/魔一 39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恩 44

千面成都/小安 49

我记得我是哪里来的/一飞 54

黑夜开始,黎明结束/细十一 57

摄影 Photo

I Have No Idea/Deo Xu 62

达人开讲 Lesson

我愿与他们行船渡海/Ever 67

用温暖对抗孤独/陆茵茵 73

纳博科夫那股劲儿/Drunkdoggy 76

除非杜拉斯/沙然 80

中国当代小说家人物榜/鬼谷子 83

散文 Essay

治小鲜若烹大国/白饭如霜 104

再烦就让你做歌星/甘世佳 107

其实也就是这样/水格 109

小说 Story

鸳鸯/陆茵茵 113

我所知道的小说家/温峰宁 125

忘国鸟/阳光已至 136

永隔一江水/风从北方来 144

寻找大象/呢喃的火花 153

十年/索非拉 166

手记 Editor's note

从未远离的自己/尹口 173

Over their dead bodies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那本关于她是怎么写小说的书叫做《与死者协商》，类似这种把写小说这件事情妖魔化的说法其实数不胜数。保罗·奥斯特在他的《神谕之夜》里，颇为节制却立场坚定地指出：小说家正在用自己所书写的内容改变自己的人生。

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那么此刻，全世界无数三流以下，再往下不设限的小说家、小说作者，乃至小说迷们将立刻在纸上去写下自己最近的愿望，然后，就会成为真的。

佛说不立文字，语言的力量重复就成为咒语，文字的力量则表现为一说就错。小说家们的狡猾在于，小说家只讲述故事，不洞彻真理，或者没有真理可洞察，总之事毕之后，罗列于世上的，只是一堆异端邪说。魔幻现实主义或现实主义，其实非常难以界定，只待有心人去对号入座，读者们或得一笑，或落下一行清泪，或从此大悟，散发弄扁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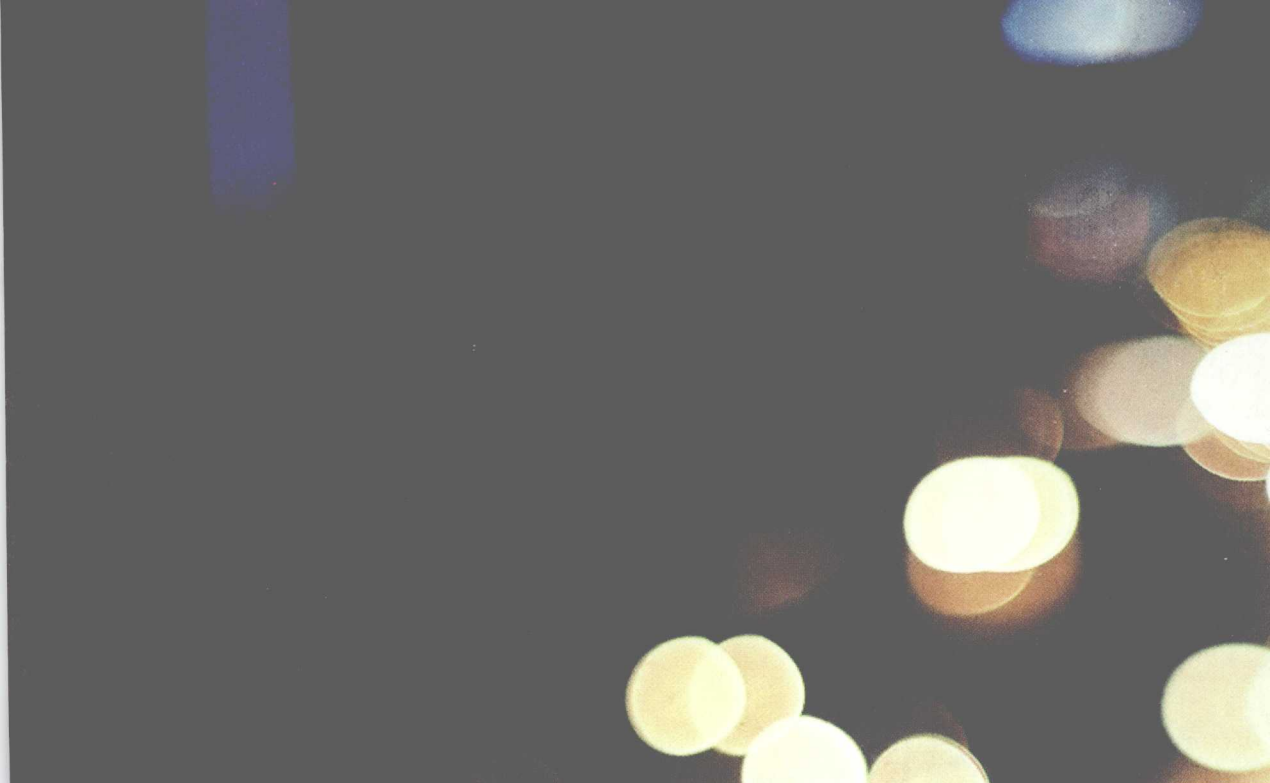
但这都与小说们无关，它们最终成为的就是前朝亡者的尸体，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将与它们无关，人们的好恶也是。

这一期的NOVA，我们做着小说迷的白日梦，并且想看看在世界上的每个角落大家都是怎么做梦的，我们怀念每个逝去的灵魂，麦卡勒斯、博尔赫斯、杜拉斯，他们名字的结束是如此相似，以至于会以为是某一首古老韵文中嘈杂凑成的陈腔。

当然不是如此，世界上的文艺青年们自有自己的一套法律，他们说到这些名字的意义当然不只是他们的发音而已，女孩们谈论女作家，男孩们谈论男作家，内容囊括他们的容貌、生平，某一次绯闻、冒险，小说中的人物原型，和其他亡者的关系——终于沦为一笔丰硕的谈资。

不管我们总认为世界上小说迷们的队伍是何等庞大，事实上，小说迷的白日梦只是一部纯粹的少数派报告，这是一个成为摇滚歌手就可以勾搭到无数漂亮小姑娘的年代，小说家？别扯了。

小说迷和小说家的距离似乎只有一线之隔，基本上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说自己要写一部小说。他们是我当IT精英的高中同学，在家带孙子的姨妈，酒吧中隔壁的酒客——这些所有的人，或者因为对小说的热爱，或者因为对自己生活之丰富离奇的自信，都表示说自己会写出一部伟大的小说——如果真的动笔并且完成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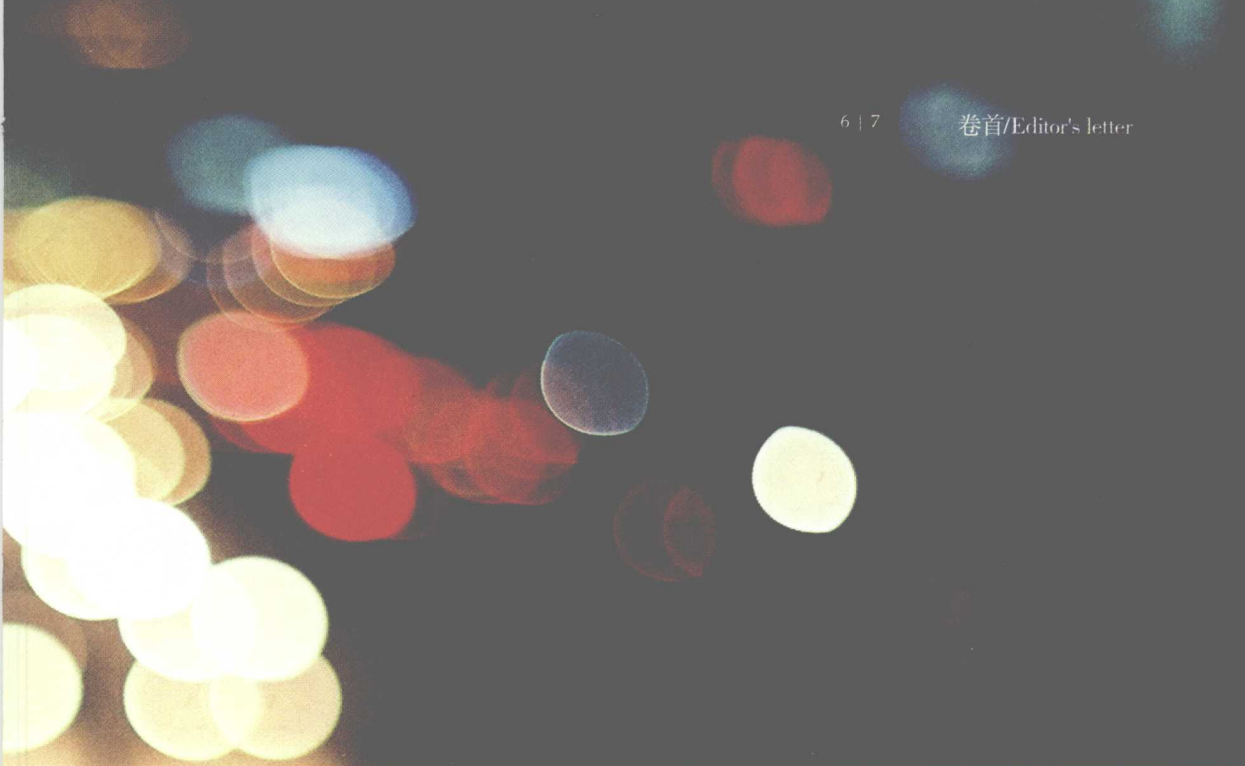


人人都可以当小说迷，人人都可以写小说，人人都会成为伟大的小说家。小说的意义来源于生活但是永远无法高于生活本身。时至今日，小说已成为一种娱乐的手段，可能它被赋予的其他意义也不过是异端邪说，它只为博人一笑，陪伴你度过一段时间，但它又比不上电影、电视剧，甚至市民新闻，可谓尴尬。

历史上伟大的小说家已经死了，新的小说家隐于茫茫，尚未被辨别，大家说我们只看死人的东西，死去年代在三十年以上为佳——而对于和自己呼吸同一片空气的人，缺乏信心。但是活着小说家们野心勃勃，以为自己就是下一个莎士比亚，却没有想到也可能是堂吉珂德，但是无妨，莎士比亚和堂吉珂德的世界谁更快乐呢？当我们在他们死去的躯体上谈论的时候，已经彻底同他们无关了。

另一方面，如果莎士比亚能够得以同堂吉珂德相提并论，那么多年以后，我们自己原本的人生将和任何一部小说中角色的人生意义划上等号，对于我们孩子的孩子的孩子来说，我们的喜怒哀乐也已成为小说和传奇中的一部分，像是根本没有发生过那样。希望到了那个时候，世界上依然有小说迷，有电视剧，有畅销小说和纯文学小说，有文坛斗争，有八卦新闻，孩子们翻阅着我们留下的事物，难以分辨真实和仿冒的区别，传奇中的一笑因为更为灿烂而盖过了那些真实朴拙的笑颜。

在小说家的世界中，这一切其实无伤大雅。所有的行为都是已经固定下来的，



区别只在于怎么去讲述它，在其中加入我们的情感、因果、道德判断，就像在一堆石子上洒上盐，于是它们成了面包，神说：“食用吧，我的子民。”

荒原中冬天种下的尸体又在春天发芽了，这是死者的舞蹈，我们所食用，所看见，所品尝，所喜怒的，都是死者结出的果实。

颜歌

Nova! 小说迷的白日梦

那些文艺女青年

颜歌作品





颜歌

“从现在起我的名字叫做颜歌，颜色的颜，唱歌的歌，我和一个叫做小檬的聒噪女孩住在一起，养着一只名字叫念念的安静的狗。”——在十七岁时写的一篇小说里，“颜歌”第一次被用作了一个名字，在这个故事中，颜歌是一个住在十七楼的无聊女孩，她很酷，喜欢在走路时在DISMAN中大声放歌，并且对于别人提出的种种疑问、话题，统统以“哦”简短作答。

事后被证明，这一切都是我无知的幻想和对自己人格的认知不足，时至今日，我成为了一个除纯正的书籍之外对其他含杂志、音乐、设计、绘画、电影在内的文艺形式都毫无兴趣的人，并且通常只能通过疏远来建立一种矜持，一旦这距离被轻易戳破后，就成为了一个话多的人。

这种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在我的人生中其实颇为多见，十七岁时我出版了第一本书，在作者介绍的部分，我罗列了众多自己喜欢和厌恶的事物，想来可能是为了强调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感。在厌恶的事物中，我列出了南瓜、苦瓜、水煮蛋、彩妆等等——这些都成为了我二十岁之后生活重心的一部分，与此相对，彼时热爱的事物也渐渐褪色，变得无关紧要，毫无感情，甚至不愿再提。

在本文中,我将要提到的是我认识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文艺女青年,以及她们都是怎么样的文艺女青年和得以成为的原因。在这些人之中,最为我了解的人当然是我自己。所以,问题一:我是一个怎样的文艺女青年。问题二:我怎样成为了这样的文艺女青年。

问题的答案其实大同小异,所有的文艺青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热爱文艺,以热爱文艺为荣,见人就和人聊文艺;二、假装厌恶文艺,并且表现出对文艺的不屑,闭口不谈文艺的同时,鄙视猛聊文艺的人;三、无所谓,想聊的时候就聊,不想聊的时候就不聊。

从上面一个段落我们可以看出,我们讨厌的事物其实并不全是我们的彻底对立面,而是我们曾经或未来的一部分。因此,就算我现在的一贯态度是:我不喜欢王小波的小说,因为太聪明——但你不难从本段第一句的句型、语气中明显发现作为他一枚大粉丝的那个曾经的我。

我当然不讨厌谈到文艺,否则我就不会写这篇文章,但是同时,我也觉得谈文艺过多会伤筋动骨,所谓好钢留在刀刃上——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变得不太愿意同人谈论小说,虽然频频被一些损人称为“创作谈大师”,结果是“创作谈大师”终于难以面对自己作品同创作谈之间巨大的差距,闭口不谈创作,专心写作小说。

另一方面,了解世界上的其他人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比起文艺青年,我更愿意和这些人相谈。所谓的这些人,是指酒吧中落魄的古典吉他演奏者,卖啤酒的小妹,通宵蹄花店中隔桌的生意人,搞建筑,搞电信,搞数学,以及被以上各项目搞的理工科出生者。需要申明的是,我真心热爱世界上的其他人,并且认为是他们铸就了我真正的生活,是他们让我意识到,原来我是一个文艺女青年,以及在这个宏大的世界中,我是多么边缘化和无知——从某个时候开始,我在我的小说中写到这些人,或者说,迄今为止,只是由文艺青年披着其外衣扮演的这些人。

猛看书的年纪好像已离我而去了,但是不看书的日子又让我很难过,所以我总是随时拿着一本书做看书状,以徘徊在看书和不看书之间。

我已经说了,我将不再谈创作谈,因此我不知道关于我自己还能说什么,我目前的生活分为两部分:生活和写小说,在此二者之间,互有因果联系,互相影响关联,但是还未能完全相通,因此,我在期待着那样一天,就是生活的部分和写小说的部分完全相通的那一天,也就是我成为一个真正小说家的那一天。



李萌

其实李萌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文艺女青年了，她经常在MSN上大呼小叫地说：“你怎么这么文艺啊？”但是，作为“颜歌和小檬”系列产品的始作俑者以及一个具有浓烈冰心气质的前文艺女青年，我不得不立刻、马上，就在写完我自己之后写到她。

关于我们的相逢、相识、相知都不再赘述了，请查询各大青春刊物流传的“颜歌和小檬”系列产品任一。

好吧，还是正经地说一下，李萌是我通过新概念作文比赛认识的唯一的朋友，和我一起出第一本书的人，曾在某封字迹优美的信里鼓励我“要一起写下去”的人，故事的结果不言而喻，她半路叛逃，投入花花世界，在北京CBD某著名公司当公关，每天端坐办公室中打出大堆的英文报告。

作为一个前著名散文家，她拥有包括我们全家在内的广大读者，我爸爸总说：“李萌写的东西就像冰心那样自然清新。”所以，我就把她擅长的煽情体散文称为冰心体。李萌是我见过的所有文艺女青年中最会煽情的，一煽一个准儿，每次

都在猝不及防之时使我老泪纵横，在我们整个漫长惨绿的少女时代，我们打了耗时可环地球一周的电话以及写了单行周长可绕成都市一周的信件，并且，我要羞愧地承认，其中三分之二是她写给我的。

从李萌身上我可以总结下一个文艺女青年堕落成非文艺女青年的过程。简单来说，她以前还是要偶尔写一下小说的，后来她就只写散文，再后来，她光写专栏和博客，然后目前，据我观察，她只在MSN上偶尔打两个字给我。

在我们火热地站在上海市三女中门外聊文学的那个冬天，她好像还看了很多书，然后，她就爱上了看电影，接着听歌，还开始写大量影评乐评，终于，直到她去NYC读书的很长一段时间，她看的文字类东西只有英文词典了——当然，她每天以背诵英文词典为乐，导致最后可以背整本，然后变成了一个“海龟”。

在她早期的小说作品《颜歌的十九岁和我的苍老》中，她把“颜歌”形容成一个在漆黑的长头发上挂满银器的疯癫女人，好像另有一篇写到很多在天空中一直徘徊的鸟儿——这当然和真正的颜歌以及真正的鸟没什么关系，有关的是我闭着眼睛就可以总结出的我们十六七岁时的文艺生活关键词：银器，鸟，远方，北方或者南方，黑色的长头发，蓝色，等等。

很多年前，在新概念赛场外认识李萌的那一瞬间，我们几乎是两个一模一样的小姑娘，喜欢同样的事物，同样热爱文学，同样认真学习成绩优异，想考同样的大学，还一样土里土气。

我们幻想我们终于可以殊途同归，到同一个城市，住在一起，过一样的生活，这一辈子都不会分开。

但是我不得不在此刻想到，这么多年来，我们终于成为评书中说的样子：“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成为了一个常常逃课的研究生和作家，她成为了一个海归和白领，我不了解她的生活，她也不了解我的，在我理解中，她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我小说中出现的角色们，也就是内心文艺但是披着各行各业外衣的人；而我也成为了她和办公室同事的一件新奇怪谈，一次茶水间的遥远八卦。

其实不只是李萌，如果你去过2002年的新概念赛场，你就会在那儿看见数以千计的文艺少年们，他们聚集在一起，谈论文学、理想、热爱的作家、音乐、电影、旅行，一切使得他们脱离日常生活，成为区别于同班同学的符号，大家都说这些人就是中国文学未来的希望，就是我们的小作家，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也幸好不



是如此。我依然在写作，应该和我一起住在套十七楼套房里的李萌则在北京当公关，别人我不知道，但是对这个在一星期写出了八十页英文论文的姑娘，我要恭喜她跳出了文艺女青年的火坑。

Starg

很多年前，我在川大竹林村门口第一次见到S，她来接我和一个朋友去她与男友租的房子里吃饭，她穿着一件蓝色的运动外套，长发，非常纤瘦，瓜子脸，眼睛很大，讲温言细语的成都话。那一天，她和她的男友B做了一顿午饭给我吃，包括番茄炒鸡蛋，炒黄瓜，还有一碗根本就是刷锅水的青菜汤。食毕之后，我们在他们的房间中进行了一次关于文学的长谈，那一次我们就说到了伍尔夫。末了，S和B赠给我一本他们自己编的地下刊物，他们送我下楼，挥手同我告别，B的头发比S短不了多少，两个人同样都很瘦，仙风道骨地往南风里一站，使我终生难以忘怀。

对于一个还没老透的人来说，我所谓的多年前，也就是2003年。

S是我认识的各种各样的文艺女青年中最纯正的女文青，和她相比，余下五花八门的姑娘最多可比作变种木马病毒，那几年，具体来说是两年半，我们一群木马病毒在一起过着氏族公社般的生活，有S、A、I、B、D……等等。

这些字母对旁人没有意义，对我们却意义重大，特别是当我搬去同他们合租后，每天早上起床跨过客厅中睡得横七竖八的躯体去洗手间时，就能深刻体会到人名不过是字母而已。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各奔东西，北上的人没有北上，南下的人也还未曾启程。也可能是我的夸张，但我总记得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在我们合租公寓的客厅中聚会，一共是十来号人，几瓶小尖喝到天亮，一只手鼓打到指尖发麻，所有人轮流诵读近期创作的诗歌一首，或者几首，桃子树正在生长。

S从不饮酒，她非常文静，坐在男友B的身边，只在轮到她的时候诵读她的诗歌给我们听，她的声音极清雅，诗意亦然，她养的两只猫乖顺地伏在她的膝下。

她爱伍尔夫，然后可能是普拉斯，我还记得就是她让我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S和B有两只非常大的书柜，上面都是真正的文青不可不看的书，这导致了一个后果，就是最后我们所有的书架看起来都非常相似。

对我来说，S一直有一种神秘感，她疏于和其他人类的交流，但是博客写得非常精彩，她常常在上面写很好的读书笔记，我还记得有一年我看到她写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写了漫长的一百七十二页之后，M开头的大师终于出现。她是我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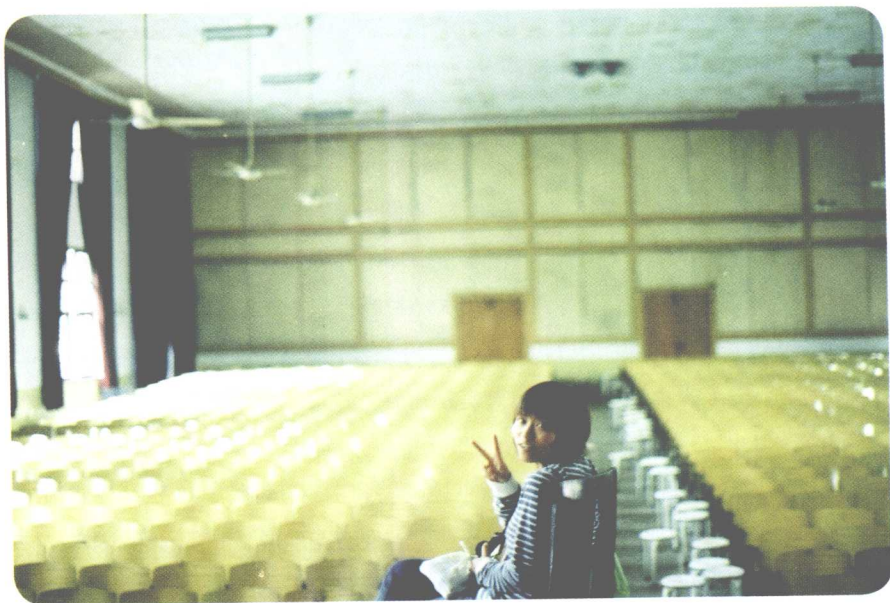
女朋友中唯一一名在小说鉴赏水平上让我折服并惧怕的，折服的部分是：如果一部小说她说好，我立刻二话不说跑去看；惧怕的部分则是：这么多年，我从不敢给她看我写的任何小说，直到去年，我写完了一部很长的长篇，辗转拿给她看了，她说她看完了整部小说，它让她非常想念她的故乡——当然，这一切讯息都是我从她的博客上得到，和她在MSN上相见时候，我们依然疏于交谈。

而作为女文青标本的S是喜于落泪的，她落泪时极其安静，从不发出多余的噪音。有两次她的哭泣都让我印象深刻，一次是我们一起去四姑娘山旅行的那次，在路边等车的时候，对街餐馆里的男人拖了一只小羊到路边宰，男人是个新手，杀得并不利索，小羊羔的脖子许久未断，只是潺潺流出鲜血，S的眼泪同那鲜血一样，喷泉一般喷薄而出。还有一次是他们毕业北上的前几天，我们深夜在外面吃烧烤，S忽然哭了起来，她把头埋在膝盖上，默默地耸着肩膀，我问她：“你怎么了？”她就抬起头来，我才发现她哭了，那天晚上我和她一反常态地说了很多的话，内容已记不清楚，我只记得过程中她的眼泪一直像泉水一样流出来，完全不像是来自那具瘦弱的身体。

毕业多年之后，我在北京见过S两次，她似乎开朗了很多，也可能是北京的阳光的确很灿烂，她一直在各种杂志社当编辑，有时疲于事务，也在MSN上和我说她很累，但她从不说要回成都，可能是怕这座阴郁的城市把她真正拖累，当她在和我讲话的时候，当我在她的博客上读她的新诗的时候，我总觉得上帝在跟我开一个巨大的玩笑，冰雪聪明、晶莹剔透的S居然去做了编辑，而跟她一比完全粗枝大叶的我居然一直在写小说。

对此，S好像说过，她的神经因为过分纤细而禁不起更多的撩拨，只能沉溺浮世中参差度日，偶有诗作，也当蜻蜓点水。

这个故事再次证明了我的观点：小说是合适笨一点的人写的。



毀

我认识毀还不到一个月时间。最开始是五月的一个晚上，她来我们的店投宿，其实已经很晚了，我睡眠惺忪地在电脑前只盼着安顿了她就回家睡觉，因此根本没看清楚她的相貌，她穿着一身将近黑色的衣服，提着一个大包，带着一顶帽子，长发，安安静静地走进店中来，略带羞怯地对我说：“打扰了！”彼时，我刚刚看完一档美国连续剧，心不在焉地答了个“没事”了事。

其实，并不全是因为困倦和心不在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结识新朋友的热情从我的血液中逐渐稀疏，不认识的人但求个安然的告别，认识的人也只要再次欣悦地问好就为难得。

过了一会儿，她拿了身份证来给我看，对我表明她的确实身份，她是北方人，比我小两岁有余，和任何人一样，在身份证上她看起来是个彻底的老实人。她问我的名字，我的确是懒于交代到了极点，就说：“算啦，说了你也记不住。”

她说第二天她就和朋友一起去青川看望灾区儿童，地震以来，类似的灾区游客我已见过数拨，则更加麻木，只是让她路上注意安全。